

明復法師主編并解題

禪門逸書

續編 第4冊

225 徧行堂集（上）

漢聲出版社

佛曆 2531 年（1987）6 月

臺灣・臺北

徧行堂集解題

徧行堂集，曹洞宗三十五世傳人澹歸今釋禪師之所作也。計四十六卷，續集十六卷。舉凡詩文雜說，法語問答，乃至末後遺命，無不該括，誠可謂洋洋大觀矣。首列韶州知府李復修序，繼以天然，今無、今辯、趙汭、陸世楷、沈皞日諸家序文并澹師自撰之「徧行堂集緣起」。其文謂：

「是集孝山一閱稿有徵刻引。天然老人先爲製序，雲芝瑞侍者欲任此役，未幾而歿，置不復道者久之。公絢聞而寄語，當爲勸導。於是石吼監寺走穗城，合諸檀越所助，始克竣功。公絢於予有譜誼，其人好奇，故樂於從事，是書始末因緣，非一具述於此，不敢忘朋好之雅也」。

續集刊於康熙二十三年，澹師已寂四載。師臨滅親書遺札，寄全稿還山，同門今辯爲之刊梓。後七十餘年，乾隆中命各省搜求民間藏書以造「四庫全書」，或以此集獻，滿清高宗以其詩文中多悖謬字句，勅毀其版，火其書。葉廷瑄「鷗陂漁話」記其事云：

「陳年公牘載，乾隆四十年閏十月，純皇因檢閱各省呈繳應燬書籍內，有僧澹歸所著徧行堂集，係韶州府知府高綱爲之製序，兼爲募貲刊行。詩文中多謬悖字句，自應銷燬。因諭及高綱，身爲漢軍，且爲高其佩之子，世受國恩，乃有此等悖逆之事，恬不爲怪，轉爲製序募刻，使其人尚在，必當立賞重典。其書版自必尚在粵東，著季侍堯等即速查明，此書版片及刊印之本一并奏繳」。云云。

葉氏復謂得徐冶伯所錄達源雜記一則云：

「吾鄉（蘇州）李觀察璜，字方玉，乾隆中官南韶連兵備道。偶以公事過丹霞寺，寺中有厨，封鎖甚固。觀察詢所藏何物，僧曰自康熙年間至今，本寺更一住持，即加一封條，所藏何物，實未悉。觀察命啓視，僧不能阻，啓厨得一冊，皆謗毀本朝語，則明臣金堡澹歸和尚手筆也。觀察長子大翰慫恿其父，謂方今書禁極嚴，此書舉發，可冀升擢。是夕，觀察持冊旋行室中，逾丙夜不寐，竟惑於其子之言，白諸督撫入奏，遂有焚寺磨骸之命。寺僧死者五百餘人，丁酉李觀察璜入覲，卒於京師。其子大翰由刑部員外郎擢知漢陽府，赴任途中，忽覩一紅衣僧入舟，遂猝死麻城途中，自後李氏凡有英雋之才，必早世，歿時必見和尚，吁異哉」。

葉氏謂：

「丁酉爲乾隆四十二年，其獻冊之舉，當在燬版事後不久，而所獻之冊，亦必更在燬刻之外者，故得禍亦更酷」。

按李璜所獻之冊，疑爲澹師臨寂由嘉禾寄歸之續集手稿，卽此書中光孝唯心和尙所謄抄者，點檢其文固不無故君之思，家國之哀，實無甚冒瀆滿清，詆毀當道之悖謬字句，而必須繩以嚴法，科以極刑者。是則焚丹霞寺，剽澹師骨，五百餘清衆駢戮刑場，直「莫須有」之罪耳。故非但無以服死者之心，亦無以杜世人之口也，若李氏父子之猝死，其後人之早夭，乃至死時必見和尙等言語，皆世之天良未泯而無拳無勇足以打不平者，處於暴君苛政之下，無法洩憤，始借鬼神之說以申清議，實未可遽而視之爲荒誕怪異之迷信也。

今此一書，正續二集，均由廣州光孝惟心禪師手抄流通，卷首有「嶺南石礪樵人坤山」光緒二年之題字，想其鐫印成書當在此時之後也。書中已無高綱之序文，亦無甚悖謬冒瀆足觸清帝之忌而致焚寺磨骨戮僧毀版之字句，固可能於抄寫時，惟心師曾經刪正，然亦可能原本卽無此類字句也。蓋澹師以名士入宦途，復以能臣而出家，經歷學養，自非泛泛，其詩文正氣磅礴，變幻萬千，莊騷左史之倫，而契嵩覺範不足比也。以是久久卽爲國人崇奉爲忠君愛國之賢達，不見桂林收葬瞿式耜忠骸之功，鴛湖諍吳梅村三月十九日詩集之憤，爲士林一致稱羨乎。清帝磨其骨、火其寺、禁其書，意在警嚇漢人不得懷念故國而已，豈澹師必真有過患哉。案成之後，士風果然大變，群口并誣，以師本非端士矣，以師本非忠臣矣，以師本非清淨僧矣。一若石濂大汕被驅廣州後之遭遇然。所幸二師之書，於遭禁後，終能再見天日，唯未知於今日之士風下能否一洗三百年來所蒙受之垢污耶。

澄歸和尚著

彌衍堂集

丹霞藏板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子

孝聖壽藏

嶺南石礪拙人題

徧行堂集簡目

〔各卷細目見卷首目錄〕

序	李復修	一
序	天然和尚	二
序	釋今無	三
序	趙佃	四
頌古自題	釋今辯	五
徧行堂集緣起	釋今釋	六
徧行堂集緣起	陸世楷	七
目録上：卷一至卷二	釋今釋	七
目録下：卷三〇至卷四六詳目	九詳目	一〇
卷一：文—說		二四
卷二：文—說		四〇
卷三：文—說		六二
卷四：文—序		八五
卷五：文—序		一〇七
卷六：文—序		一三〇
卷七：文—序		一五三
卷八：文—序、文		一七六
卷九：文—疏		一九九
卷一〇：文—疏		二二一
卷一一：文—碑記		二四二
卷一二：文—記		二六三

卷一三：文—墓表、傳	三〇一
卷一四：文—贊	三一九
卷一五：文—偈、銘、頌、雜著	三三六
卷一六：文—題	三五五
卷一七：文—跋	三七二
卷一八：文—書義	三九二
卷一九：文—志論	四一八
卷二〇：文—志論	四四二
卷二一：文—啓、尺牘	四六四
卷二二：文—尺牘	四八三
卷二三：文—尺牘	四九九
卷二四：文—尺牘	五一五
卷二五：文—尺牘	五三五
卷二六：文—尺牘	五五三
卷二七：文—尺牘	五七二
卷二八：文—尺牘	五九一
卷二九：文—尺牘	六一〇
卷三〇：詩—五言古詩	六二九
卷三一：詩—七言古詩	六五〇
卷三二：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	六六八
卷三三：詩—五言律詩	六八六
卷三四：詩—七言律詩	七〇四
卷三五：詩—七言律詩	七二二
卷三六：詩—七言律詩	七四〇

卷三七：詩—七言律詩	七五九
卷三八：詩—七言律詩	七七七
卷三九：詩—五七言排律句	七九六
卷四〇：詩—五七言絕句	八一二
卷四一：詩—七言絕句	八三〇
卷四二：詞	八四七
卷四三：詞	八六六
卷四四：詞	八八四
卷四五：語錄—上堂	九〇二
卷四六：語錄—示衆、佛事、問答	九二五

徧行堂集序

光孝道一惟心鈔寫

余與澹大師交三反而卒成莫逆澹師抱道石隱余則跼迹風塵澹師曉天慧眼余則視肉寡學澹師放光古佛余則猥瑣儒流三反卒成莫逆宗門義路異其趨向而吾兩人心地一樣光明清白歷生平艱難險阻不失本來面目有所以不反而成其莫逆者在歟余治韶之一年捐俸檢埋枯骨澹師為余作埋骨文倡資募修郡城澹師為余作修城記筆力之勁重於金湯立意之清懸如霄月不啻韓昌黎之泰山北斗也一日徧行堂集成而屬序文於余曰余何文哉

余生也愿少孤讀父兄之書未能悉其梗概迨初登仕籍授滇南令功名不遠萬里要為先慈祿養計比度梅嶺時聞澹大師之為人私竊慕之抵粵過訪悉生平節履叩性靈學問飯拜下風久矣余官途潦倒幾二十年仕學相資之說曠焉不講向之所謂梗概者余又求之高閣矣余何文哉余於是集幾經翻譯一種骯髒氣骨屹然難撼一種世外絕塵悠然無踪文心之高高於青天文致之深深於滄海滄海青天余何以窺其高深乎余何文哉雖然天之高不可名夫人而知其高也海之深不可測夫人而知其深也

說序傳記與兩司馬並幟中原疏贊銘論與三嶺山爭排江漢若尺牘若題贈以左國之骨鯁兼六朝雋逸若絕律若詞頌直三百之性情超盛唐風味至於闡儒擴釋溯性理淵源別倫物終始一似去扶搖九萬里外追尋無量道岸不到盡處不已余愚不甚解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如來萬法歸一吾夫子曰一貫教雖有三理仍一致余以已解者解其所不甚解覺大聖大賢諸佛諸菩薩一時活見法身為古來忠孝善知識增多少地位後之學者有讀其書想見其為人恨不生同其時夫亦仰而觀之於天

俯而察之於海乎澹師擲斬朱雲之劍飯泛達磨之葦徧歷廊廟江湖積力累行其敦悟悅從桃花挽歌中來余聆其言知其心不能登堂而造其域余何文哉或者曰子既遜謝不文而又以不文為文胡為者余應之曰不文為文深明其所以不能文而要不可以文視之也中憲大夫知韶州府事古漁陽譙菴李復修謹序

曹洞三十四世住廬山歸宗天然是和尚序
澹歸釋子于其將梓徧行堂集編而上之老人老人
讀而擊案曰人之有言如其有心也夫心之不能遜
于其言亦猶言之不能遜于其心也不能遜于其言
故天下之言為可貴不能遜于其心故天下之心為
可貴也蓋自言可貴而天下相爭出于文章機穎之
淫亦夥矣忠臣之文憂而速孝子之文柔以慕仁人
之文恬而切義士之文方以捨得志者其詞壯失運
者其詞悲入理深者盡曲款而弗誣獲真悟者極淺
易而絕人以無行地此言之可貴貴以其心而與天

下後世發揚于易地同時快古人之先獲我恨古人
不及見我其為樂未易一二數也然亦有貌似憂而
念起于近名勉為慕而情生于循理恬以文刻捨以
任氣壯而流為淫悲而傷于怨曲以極微而不覺其
板滯自為絕人行地而躅脚已弗底于四楞此又言
之可貴而反成于甚不可貴于是天下真聖賢真才
智遂有置文章機穎而求人于淵嘿自存之地言與
心乃判然分為二致而不知實有不能相遜者豈但
悄然于為言者之心亦自釐然于觀言者之心抑已
久矣夫人于無念而弗有念獨知豈不甚明其為念

善而以善言出之不可遜也其為念不善而以善言
出之其為念善而以不善言疑之或始善而終不善
或始不善而終于善其心皆不能自昧此所謂言之
不能遜于其心者也苟其昧于善與惡而不能自覺
則亦無所掩著于為言之日矣若果不能自昧人之
視已如見肺肝此正心不能遜于其言又可與不能
遜于其心者互相發揚以見天下之言為可貴天下
之心為可貴也澹歸固貴天下之心者而與天下共
相見于其言老人亦亟欲與天下共觀于其所言也
雖然人之有言如其有心也是言固心也言而唯心

唯也言而阿心阿也引而準之言而善豈心善歟言
而惡豈心惡歟言而幽心固匪幽言而顯心固匪顯
言而正心固匪正言而旁心固匪旁心匪旁言豈得
旁心匪正言豈得正心匪顯言豈得顯心匪幽言豈
得幽又曠而推之鳥獸亦有心啼號何云天地亦有
心日月星辰何說山川陵谷何說熾然于晝與夜而
畧無間歇者真澹歸此集于其中孰多孰少為有為
無此自澹歸事老人與天下後世且得瞠然觀勝拙
矣

徧行堂文集序

夫能以無言為功使義天朗耀則莫若諸古德踏翻
向上停竭識浪憑凌賈絕正智宏傑一咳一唾珠璣
盈把聲音所接如初日浴海秋月行空地變黃金河
成酥酪真廓如也然使其握毛錐子以臨赫蹏中峰
大慧抗精極思雖聲光振起而揚擢微細繁章累句
未可獨擅文壇蓋斯道之深玄天材之挺拔如魯麟
頽鳳而能兼之者亦自中峰大慧而後祥麟瑞蹏不
多覩遇也予道弟澹歸和尚為文陣雄帥四十年前
鵲起甲科健筆勁氣破明二百餘年萎靡之習浩浩

然落落然使人如攀瓊枝坐瑤圃離奇光怪楷模宇
內憶歲辛卯澹歸行脚雷峰天然老人一見令其滌
碗厨下衣百結衣形儀戍削靜嘿堆堆無所辨別牧
南泉之牛養莊生之雞穆如也予時髫齡日未識丁
豈知其材爛江花德溫衛玉當國家陽九之運翠華
無所驅馳忠憫艱難立節及趙氏之肉既入崖山與
人爭空杆守殘局而驚世患一入空門遂能轉剛為
柔可以為疾風勁草可以作斷臂齊腰其易地固已
雄矣陸宣公扈從德宗有險阻腹心之助二京光復
裴廷齡蜚語中傷幾蹈不測杜門卻掃至不敢著書

大抵勞臣志士勤於王家宣力匪躬道或難行則消
熱而濯心安而氣和此其載道之資合符同轍然未
有能頓忘時命實證空花遊祖師室據最上乘此固
天有以開之而天有以成之也壬寅予領眾海幢澹
歸方開丹霞自此已往營道抗志綢繆跡密涼燠頻
移靡或有間一真之境備於日用冲融妙敏從胸襟
中流出拈掇無遺遂能大破町畦忘乾坤之新故剝
文義之萌芽理事無軌巨細必陳間有疑其平昔道
岸高峻忽而入鄽垂手似過和光嗚呼道雖自我弘
之在人一攝其柄雲蒸龍變鼓法海之波瀾入如幻

之三昧此其天材卓犖鬱為正智大用殆非區區卑
論所識澹歸亦云人每以道隱求澹歸而不知澹歸
非道隱也三十年內澹歸之為澹歸日進而月化同
牀知被莫踰於予既幸其不止於文章節義又幸其
不為獨善祖師是集也乃其施張叢席接引話言起
中峰大慧爾雅之盛而能以無言為功別有密移為
所矜惜夫豈非吾宗之偉人歟夫豈非吾宗之偉人
歟因其寓書索序為序之如此丙辰秋仲海幢同學
今無序於光宣臺上

舵石翁詩集序

戊申秋余遊粵東過雄守陸公郡齋陸公出舵石稿一編示余曰此澹歸大師詩也子其筆而識之其名舵石者丹霞之西北有舵盤巖師嘗樂而憇其上遂以名其詩也其巖名舵盤者師名之也余讀詩竟而歎曰師之意甚善不見夫涉巨浸者耶風正帆懸各忘其適以為固然則舵師且傳人之不若俄焉狂飈作駭浪沸舟中人目不及瞬皇皇未知求生之何從而彼舵師者晏笑偃仰視若安流則舉舟之人豈惟不敢傳人之且不啻父母之師以名進士起家遭亂

棄妻子走萬里外出入生死于風濤震蕩中而得安流之一息師之以身為舵也久矣今且屏絕人間學浮屠法譬之捨舟而陸而猶存乎舵之見豈師固有不釋然于中者耶陸公曰非是之謂師記舵盤云丹霞之山如船有若梁頭者焉有若桅者焉有若艙者焉船之尾有舵盤之名巖之上有石如舵之形陟而望之羣峰匝雲猶波浪之舞風而蕩舟而此石屹然持其後若運棹於烟波出沒之際者師之舵石之說蓋以此雖然此猶存乎形之見者存也師之詩停乎若木梢乎若集谷曠曠乎若返乎聞冥將虛舟之見

且不存又何烟雲波浪之擾擾而謂是中有物焉以持之哉是故自有間者言之則舵本非石石亦非詩舵既妄名詩亦強解自其無間者言之則舵盤一巖大地之幻塵耳舵石一編大塊之清籟耳舵耶石耶詩耶非一非三總非有相師之移舵名石移石名詩猶之風幡琴指自為響答已耳余何容贅焉乎湖後學趙佃謨

觀澹歸師草書同陸太守遊丹霞詩卷師時之吉安余將歸棹賦寄留別

澹師隱君子託跡丹霞山偶然持鉢紅塵中不異

常住白雲間前年我在家把君詩句如荷花白唾摺扇運茅筆茅筆師所自製作書者也烟霏霧結驚靈蛇今年我作客手握君詩不忍釋百行小草挾斜飛勢若鵷鸞向空碧君共賢守遊捫蘿丹霞秋海螺舵石非一狀往來題詩在上頭賢守之才同青蓮丹霞今即元丹丘五月與君約晤時秋葉落君去何時還芙蓉滿池閣白鷺洲前策未飛三秋歸客理征衣幸將長老峰前月長照東湖一釣磯 汕附錄求教

丹霞歸禪師語錄序

我澹凡和尚之提持向上也六十三載前早已全體
顯示今記室所錄乃不及最初闡揚是直以拈推豎
拂始為和尚之機用也歟辯執役山中步趨座下左
擡右搦辱智通之撫慰香嚴朝耕暮耘愧懶安之服
勤大瀉沉自戊戌受具海雲親稟儀範仰探寶藏即
一室亦難窺恒飲妙光歷千秋猶不昧茲承製序之
是命揆於分誼其容辭惟丹霞之山一名龍奮迅以
其形似也和尚於此興法雲注法雨則奮迅之龍之
神似者興雲注雨未足盡龍之長而以言乎及物之

功因其形得其神亦不能舍此而別求也十地聖人
示為龍王護持三世如來寶藏則此寶藏為龍王有
龍王所布注非必仰藉如來而如來之法雲法雨藉
龍王以澤被萬世是以龍之為靈不可得見不可得
議不可得知其所可見可議而可知者變現之跡耳
現大則七匝須彌現小則獨藏竇穴人中示為人相
天中見為天身上至諸佛菩提薩埵下至羣品龜鼈
魚鼈悉入其類肖其形喜怒哀樂同其情是非得失
同其論慈威勇怯同其德與奪生殺同其權同中現
異異中現同同異中現同無同異中現異隨彼而現

自無所現和尚之現世間也則為名士為廉吏為直
臣甚而猛虎之爪牙詔獄之酷訊烟瘴之遠戍一一
悉為物現而無所損益其現出世間也則為苦行為
詩僧為文字禪為僧坊主為教化主為坐禪行法說
法之主極而師子之頻呻象王之迴顧迦陵之妙音
一一悉為物現而無所取捨此天下所共見共知無
容擬議者然隱顯隨機推移任運不暇身謀惟圖利
物皆從無作而現寧復自矜其能而世之人惟影跡
之是求何異執指端為明月逐陽燄為流泉苟捨影
跡以相求又畏虛空而他逃覓已頭而遍索欲露法

味不能少獲況得觀其大機大用耶夫佛祖無上真
宗於百千三昧無量義門開是別傳非有二致不過
於影跡間直示其興雲注雨之真龍而已從上聖賢
或現頭陀或生貴種或示多聞或償夙障漁舟唱和
行伍優遊安立君臣分張賓主負脫乘於深雲搖鈴
鐸於鬧市師子之名自贈大蟲之號相遺即瓦礫作
黃金指醍醐為毒藥而和尚以一身揚化無用不攝
無機不被亦非有二致也喜而喜之怒而怒之哀而
哀之樂而樂之不與人異情不與人同用不與人同
用故用大不與人異情故用益大也是非得失之論

慈威勇怯之德與奪生殺之權情亦不與人異用亦不與人同不與人同不見其異不與人異不見其同無同非異無異非同無情非用無用非情喜與怒哀與樂是與非得與失勇怯與慈威與奪與生殺尚不可自見不可自議不可自知而人又可得而見而議而知哉倘能於不可見不可議不可知中深悉其全體爲物處且不待觀論說諸文詩詞諸什而得其大機大用又奚待向此推拂句下而後得其大機大用歟雖然此爲現在者言也若夫薄海內外千百世後不因法施流通且無由見其人焉能蒙其澤故與文

什合梓亦欲天下後世了然於文彩已彰未彰之旨非有二致免滯一隅況是錄之拈提言言出格宛爾宮商句句垂慈渺然霄漢鑒出人天眼目斫斷凡聖命根求之古人得未曾有後之閱者悟其點睛之妙則神似中有恆似形似中有時似而後乃知破壁飛去者還奮迅於錦水雲濤中互千古而不磨歷萬化而恆寂人與山名與實俱無二致不假別求而後乃知丹霞之寶藏之深密妙用之寬宏可見不可見可議不可議可知不可知亦俱無二致不假別求也同門辱教弟番禹今辯稽首謹序

頌古自題

古人引詩與本義時不相蒙輒有別味然猶與句義相蒙也至宗門頌古不惟與句義不相蒙與字義亦不相蒙閱者茫然不知所謂而明眼人見之洞胸透髓不留微朕故有雅說有俚說有自說有他說正說忽反反說忽正完說忽碎碎說忽完斷說忽連連說忽斷生說忽死死說忽生於絕不相蒙處活脫渾淪將此一著子撥在當人面前脰上眉毛早已蹉過蓋詩之奇至頌古而盡又以見單提直指之語爲文之奇之盡也壬子四月至天峰遂休夏龍龕體中不佳

即拈一二則語頌之積日而多命門人錄出非敢爲諸大老續貂聊以見遣日之樂有出於藥與病者桃源父老語漁人云不足爲外人道也丹霞航石翁今釋

徵刻徧行堂詩文引

丹霞澹歸大師學美五車書誇三壁蚤年制藝紙貴
國門中歲詩篇價高海賈至於繪圖鄭俠無非痛哭
之書請劍朱雲盡是風霜之筆既而飯心淨域弘覽
宗乘靈玉屑於杖頭擲金聲於鉢底江花謝草皆成
祇樹檀林學海文河別現金繩寶筏鴻篇累牘見者
仰爲斗山尺幅單詞得之珍同琬琰茲將彙其全集
公彼諸方敢勒片言敬告同志味如水雪山中固以
自怡光若珠璣海內行當其觀各助棗梨之費永垂
金石之函庶鴻烈不爲秘書而桓譚無俟異代矣駕

水陸世楷啟

徧行堂集緣起

予以壬辰謁雷峰滌器厨下盡棄筆研俄充化主未
免以詩文為酬應及開丹霞穿州撞府積藁漸多門
人編錄迄於甲寅凡四十八卷目曰徧行堂集閱之
自笑登歌清廟街頭市尾唱蓮華落並行千古若一
派化主柳鈴聲喧天聒地則昔賢集所未有者不
妨澹歸獨擅也
讀古人書見古人如此作如彼作便須自尋出路若
纔拈筆便思古人某作如此當如此作某作如彼當
如彼作作作皆效古人將自置何地或又謂此作似

古人某作彼作又似古人某作作作皆似古人將置
我何地予不師於古人言我所欲言耳或有似古人
或有不似古人古人不得以此局我即以交於今人
亦言我所欲言耳或有似今人或有不似今人今人
又可以此局我耶

僧有本色世諦即第一義諦予未離此本色也本色
非世間所知非本色非出世間所知正當換眼時恰
堪共語爭奈非世出世間所知
忽為人差排捉刀此化主賤相差排之人不以為
賤相也賤與不賤各有消歸不必蓋覆即澹歸一生

被自己差排捉刀正自無蓋覆處豈復有賤不賤消歸不消歸之相耶

說者論與序之別名也論與序以總出別說則以別入總素語為直繪語為曲或謂素語宜語錄後繪語宜文集中既已編成不復易也作者見同閱者見異作者亦見異閱者亦見同任其著到而已尺牘始自甲辰以前無藁習侍者道十分有七八祇是說錢糧耳予曰作當家化主不說錢糧便是失心既要錢糧又以不說錢糧為清高便是欺心偶作四書義所謂少為獵師老未忘也然向來作時

文不似時文今之出家時文又不似在家時文也李卓吾光頭上戴紗帽何必不戴頭巾若秀才家要攻冒藉卻指衲衣更無襴衫可剥耳詩不入格昔人所譏不知最初以何為格孝山云師詩非詩家流然詩中少不得有此一種唐以詩賦取士頒沈約四聲為禮部韻有出韻者不得入彀如制義之遵朱註耳今人便以朱文公當孔子是謗孔子也孔子之學尚非顏曾思孟所及豈朱註能盡其底蘊耶詩宗沈韻制義遵朱註皆挾功名之勢以驅之世不可與莊語久矣予作詩多用洪武

正韻或以出韻為疑予笑曰唐人圖科第不敢出韻吾若出韻祇失卻一名詩僧耳禿頭沙門故自無恙且勿擔憂

庚寅梧州詔獄中作詞數闕方密之見而稱之後絕不作至庚戌復作孝山謂吾手筆乃與詞相稱意殊欣然時孝山融谷方共填詞復有不期而合者此後一切填詞作詩遂少矣頃來老病詞亦不作稍可自力則讀大乘經典應發書疏捉筆便倦壯色無常正可自警集止於此亦時為之非予所能起止菩薩戒經有說法主行法主僧坊主教化主坐禪主

行來主皆佛滅度後三寶所像也柳鈴聲非教化主所希有予為監寺職典十方則僧坊與行來二主皆在柳鈴聲裏充西堂任持丹霞則說法行法坐禪三主亦不出柳鈴聲外語錄頌古四卷併入集中正如梵網重重影現未可作彼此差別之觀耳窮措大搜韓退之牀頭金而去罵曰是談墓中人得耳退之既失金又得罵可謂因差果錯矣才士我慢見阿堵物即軟下來化主不敢我慢直須軟下來纔見阿堵物不我慢者宜不我罵然在家人罵我不合為因緣僧出家人罵我不合為文字僧因緣文字僧

中之下流也後之閱是集者當以予爲戒或謂子爲十方三寶軟阿堵物亦爲十方三寶用何害爲十方三寶軟是阿誰身上事爲十方三寶用從阿誰手裏過欲避此名翻成特地不如罵了乾淨並不曾因差果錯

是集孝山一閱藁有微刻引天然老人先爲製序雲芝瑞侍者欲任此役未幾而歿置不復道者久之公絢聞而寄語當爲勸導於是石乳監寺走穗城合諸檀越所助始克竣工公絢於予有譜誼其人好奇故樂於從事是書始末因緣非一具述於此不敢忘朋

好之雅也

宗門有文集者明教嵩覺範洪耳明教以護宗故著書所傳三十卷皆外篇也其內篇竟失傳坐佛日未久即退院屢受講家齟齬覺範一生多難纔入崇寧便爲狂僧所訟當時之人皆以詩僧薄之其於法緣則已淺矣予既落在筆墨行中同道謬推謂可作後學資糧此集不知於鐔津石門相去遠近若法緣之淺更甚於二公與角去齒多足少翼理有固然無足怪者舵石翁今釋自題

徧行堂集目錄卷上

卷之一 文部說	40	金剛大士說	41
從天而下說	42	此日說	43
長住世間說	44	種種光明徧照說	45
最上壽說	46	護法說	47
入八萬四千歲說	48	千華臺上說	50
五施說	51	護世說	52
第四天壽說	54	隱權說	55
無壽者相說	57	大士五生說	58
至誠無息說			

光孝道一惟心鈔寫

簡要清通說	59	月廬說	60
以德報怨說	61		
卷之二 文部說			
作用莊嚴說	62	志不在名實說	63
留世界說	64	極樂世界說	65
熱心說	66	不結業說	67
長安夢說	68	大雅說	69
大乘菩薩戒畧說	70	長者說	72
處陸說	73	飛將軍說	73
杭之人說	75	磁石海說	76

才學即富貴說	76	徐忍仙字說	77
愧菴說	78	一拍說	79
一切字義相麗說	80	大秀才說	80
師說	82	止即無住說	82
予方有公事說	83		
卷之三 文部說			
宗門不必開戒說	85	宗門不必開戒說二	86
序戒說	88	雙髻峯主說	88
丹霞建置說	88	辭田說	89
築護生隄說	90	丹霞未了之緣說	90

還債說	91	芥菴募建佛殿說	91
募鑿金三佛說	93	芥菴禮千佛懺說	94
雷峰放生社說	94	募建三教堂說	95
爲雷峰乞米說	95	海幢寺乞米說	96
對現臺說	97	兩枝說	97
梅花放生說	98	敬惜字紙說	98
生辰卻宴會說	99		
重刻太上感應篇引經徵事說	99		
重刻文昌化書說	100	南華內篇說	101
留侯從赤松子遊說	102	朱益之古騫說	103